

白城

档案文物

带你穿越历史长河， 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 {五}

有灯在手，不惧长夜



图为民国木烛台

在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中，有一件民国木烛台，烛台通体为木制，上托径11.5厘米、小托径5.9厘米、底径9.6厘米。

烛台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。战国时期，各种精美的铜烛台已经出现。从《楚辞》中的“兰膏明烛，华容备些”，到苏轼的《海棠》诗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再到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，烛台作为古老的灯具，已经有两千余年的历史。

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使得烛台的造型和工艺多种多样，有铜、铁、锡、木、瓷等多种材质。一些精美的烛台，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装饰价值，能够为家居环境增添一份特殊的韵味。

民国时期，电灯远没有普及，蜡烛和烛台仍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照明工具。

白城市博物馆的这件民国木烛台，无论从雕刻、造型还是装饰细节，都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技艺和审美观念，记录了从传统照

明方式向现代照明方式转变的过程，映射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，是研究民国时期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，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。

前人利用灯光的智慧，不仅仅在于“明”，还在于“暖”。在寒冷的夜晚，一支蜡烛足以带来一丝温暖。或许，这也是为什么在彩绘、诗歌、故事中，烛火总是给予人们安慰和希望的原因之一。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，当我们按下开关便能享受通明的光亮时，是否还会记得那些在微弱光源下辛勤工作与生活的前人呢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用蜡烛和烛台，点亮了属于他们的夜晚，留下了无数光明与暗夜交织的故事。蜡烛和烛台，像是一盏盏时间的灯塔，照亮了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夜晚。在这光与影的交错中，我们不只是寻找着历史的印迹，更是思考着人类与自然、与社会、与自我之间的关系。那么，什么是真正的光明？也许，它并不仅仅来自于外部的烛火，而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不息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请记住，有灯在手，便不惧长夜。

稿件:本报记者 李政孚

美编:刘健雄 供图:白城市博物馆

铁马冰河入梦来

在白城市博物馆，一件底长14.3厘米、底宽11.5厘米的馆藏文物金代铁马镫，瞬间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个纵马驰骋、血勇无前的古老年代。

金，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。女真族世居北方，逐水草而居，擅骑射，所以，战马和马镫，是他们最离不开的东西。

马镫，是指垂悬于马腹两侧供骑马者踏脚的马具。马镫的作用，一是方便骑乘者跨上马背；更重要的是使骑乘者上马之后双脚拥有可靠的支撑，配合高桥马鞍，得以轻松地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定；并且骑者的身躯和双手由此得到极大解放，可以在马背上从事诸多复杂的动作。在没有鞍镫的时代，战士们上马不易，在战场上也只能抓紧缰绳、夹紧马腹以防止自

己从飞驰的马上跌落。

目前比较统一的说法，马镫是中国发明的。根据考古发现，真正意义上的马镫，应该出现于公元2—5世纪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。在此之后的唐代，马镫的应用就已经相当广泛。马镫的出现，使骑兵达到了“人马合一”的境界，解放了双手，真正拥有了在马背上一箭穿云、提枪按剑的超强战斗力。

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说：“只有极少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，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。”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。所以，他们又称马镫为“中国靴子”。

铁骑纵横，征伐四方。女真族是一个爱马的民族，成为英雄人物的标准之一，就是自家马匹数量的

多少。

平时他们是不会轻易让马拉车干活的，马是他们宝贵的财富，只有在战斗时才舍得一用。《北风扬沙录》说，女真之地产“名马”，女真人“俗勇悍，耐饥渴辛苦，骑马上下崖如飞”。

遥想当年，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抗辽誓师时，他“人如乔松之魁伟，马如高阜之硕大。”女真人马披铁甲，刀枪不入，如现代的装甲车横冲直撞，以排山倒海般的冲锋压迫对手，抗辽之战必定攻无不克。

中华好物，窥一斑，而深似海。再来白城市博物馆看“我”，不要问“小小马镫有什么稀奇”。穿越千年岁月你“我”对视一笑时，愿你对“我”曾经的时代有所感悟。



图为金代铁马镫

游目于佳作中

●易舜

书画作品向来是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重点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文博爱好者愿意为一睹名家真迹去到举办其展览的城市。

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“美在五岳——中国美术馆五岳题材美术作品展”，主要展出近现代画家的五岳题材书画作品。不是所有的山都能被称为“岳”，众山之中，五岳最受尊崇。五岳是江山社稷的象征，在古代五岳祭祀是国家祀典中的重要内容。

五岳的具体所指，经过多次变迁，才固定为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南岳衡山、北岳恒山、中岳嵩山。在本次画展中，观众可以欣赏到傅抱石、钱松喦、石鲁等名家的作品。在中国美术馆1号大厅中心位置陈列的是傅抱石1961年创作的水墨画《待细把江山图画》，是描绘险峻华山的经典之作。

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小故事，1960年，傅抱石率江苏国画院写生团去华山，这一年傅抱石56岁，由于体力原因，无法登顶华山，只

能在山下青柯坪仰望华山。五岳之美，未必需要登顶才能观赏，山下仰观，同样可见其壮观。

欣赏完五岳雄姿后，观众可以上楼观赏“墨韵文脉：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明清书画精品展”。2023年以来，中国美术馆与国内多家著名博物馆进行深度合作，联手打造“墨韵文脉”这一展览品牌。

提及岭南艺术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高剑父、关山月等近现代“岭南画派”的大师。在此之前，岭南艺术是怎样的，相信通过观赏这一展览，观众将能获得初步的认知。

明清岭南艺术，受到明代心学大家陈献章的深刻影响，因居广东新会白沙，世称“白沙先生”。白沙先生不仅是一位思想家，也是一位书法家，他创制了“茅龙笔”，此笔是用经加工后的茅草制成的，后人评价白沙先生用茅龙笔写的字，“奇气千万丈，峭削槎枒，自成一家”。展览展出白沙先生的《草书自作诗三首卷》，就是他的为数不多的传世茅龙笔书作

品之一。

明清时代，许多能臣干吏赴广东任职，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，使岭南艺术具有包容、融汇的特点。展览特别提到了清代岭南的艺术收藏，这得益于清代中后期广州贸易体系的形成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，十三行商人们不惜巨资求购历代名家名作。

展览展出了“吴门画派”创始人明代画家沈周的一幅《湖山佳胜图》卷。沈周另有一幅《湖山佳趣图》卷，两者名字极为接近，容易混淆。《湖山佳趣图》卷现藏浙江省博物馆，是沈周59岁时创作的。

而《湖山佳胜图》卷应比《湖山佳趣图》卷更晚，在画卷跋尾，沈周自述虽然年龄大了，老眼昏花，古人有云“苦诗乐画”，但他从中获得的乐趣也不少，所以不觉劳苦。而观众在他的画卷中遨游江南山水，时而见高山，时而见瀑布，时而见松林，也获得了无穷乐趣。



明代画家沈周《湖山佳胜图》卷(局部)。

易舜摄